



主教的轮回

The Transmigration of Timothy Archer

菲利普·迪克 著 邢建玉 译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江苏教育出版社

主教的轮回

The Transmigration of Timothy Archer

菲利普·迪克 著 邢建玉 译



PHILIP K. DICK

迪克科幻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10—2002—004 号

The Transmigration of Timothy Archer

© 1982 Philip K. Dick

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书 名 主教的轮回
作 者 菲利普·迪克
译 者 邢建玉
封面设计 申占君
插 图 李金涛
责任编辑 汤奕荣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教育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(邮编 210009)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
厂 址 南京市张王庙 88 号(邮编 210037)
电 话 025-85521756
开 本 670×1 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3.75
字 数 216 000
版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版
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5343-6401-9/G·6096
定 价 23.20 元
邮购电话 025-85400774,8008289797
批发电话 025-83260767,83260768,83260760
盗版举报 025-83204538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欢迎邮购,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主教的轮回/(美)迪克著;邢建玉译. —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8

(菲利普·K.迪克科幻作品集)

ISBN 7-5343-6401-9

I. 主... II. ①迪... ②邢...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9829 号

献给本^①

啊，本！
告诉我们，你的宾客，
何时、以何种方式
在抒情诗宴上，
在太阳，在天狼，在三个大酒桶，^②聚首？
在这里，葡萄酒曾经
使我们变得狂野，但不是疯狂；
而你的每一句诗行
盖过那鲜美的食物，胜过那狂欢的美酒。

我的本，
要么再来相聚，
要么把你多余的超群智慧
送给我们；
但是，教会我们
如何珍惜、节俭，
以免我们浪费了这份天才：
一旦这珍贵的库藏
消耗殆尽，世上将不再拥有
天才的宝藏。

——罗伯特·赫里克

1648 年

① 为本·琼森而作。

② “太阳”、“天狼”、“三个大酒桶”为伦敦酒吧名。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 (1)

死亡已经把我毁了,不是施瑞·奎师那——人类的毁灭者,而是死亡,它毁灭了我的朋友。它把我的朋友一个一个挑出来,别人却都毫发无损。他妈的死亡,我想,你总是不放过我所爱的人。你利用他们的愚蠢战胜了他们。你利用愚蠢的人们,这可真是毫无仁慈之心。

第二章..... (8)

听着蒂姆喋喋不休的述说,我意识到,实际上他犯的异教邪说罪是经过精心策划的,目的就是为了引发庭审。至少他也是无意中这样做了。这是——引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——职业生涯中的一步妙着儿。

第三章..... (22)

他大步流星地走了,把我扔在那里站着。他在一个术语上打败了我,我意识到。我把通奸和私通混为一谈了。我总是忘记他曾经是一名律师。我走进他的大办公室有话要说,但却没有说出来。我进去的时候很精明,但出来的时候却变得很愚蠢。没有中间地带。

第四章..... (38)

回来以后,杰夫变得沉默寡言、喜欢独处。就是这个时候他去了那间旅馆客房,有一天深夜,他就在这个房间里对着面部开枪自杀了。我不想谈论我对这种自杀方式的感受。杰夫的自杀确实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把主教从伦敦招了回来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把他招回来正是杰夫自杀的意义

所在。

第五章 (47)

“人类必须攻击撒旦，夺取对上帝的了解，”蒂姆说道，“从他那里夺取过来。撒旦不会主动交出来的。他受到惩罚不是因为他最初得到了对上帝的了解，而是因为他把对上帝的了解隐藏起来。因此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把对上帝的了解从撒旦那里夺取过来，通过这种方式，人类可以拯救他。”

第六章 (66)

事实上，事情的真相是——就像蒂姆会说的那样，就像耶稣曾经说过的那样，或者就像撒都该人说的那样——根据“本杰明谚语测试”，这个人患有纯粹的精神分裂症。意识到这一点，看到他坐在那里，如此年轻，身体如此健康，但却不能理解象征意义，不能进行抽象思维，我感觉到一种模糊的、无法摆脱的痛。

第七章 (81)

柯尔斯滕的儿子患有精神病，明显的精神分裂症，连他都能解释为什么让计算机计算出2以下的最大数是一个愚蠢的要求。但是，蒂莫西·阿彻主教，一位律师，一位学者，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，当他在她女人旁边的床单上看到一根针时，竟然能够得出结论说他死去的儿子从另一个世界上与他沟通。

第八章 (93)

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，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。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

第九章 (110)

这是多么奇怪啊,我心里想,利用他儿子——精心策划利用他去世的儿子——来确定一个历史问题。但这还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:这是蒂姆·阿彻的全部信仰,对他来说,这是信仰的全部。

第十章 (126)

“我恨我的处境。我恨蒂姆对我做的一切,他使我对自己、对我的身体、对做女人感到羞耻。这不正是我们创建妇女解放运动组织的原因吗?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处境会是这样,就像一个四十美元一次的妓女。……”

第十一章 (143)

我心里想:“毁灭性的战争,你的极限到了;死亡暴君,你的恐怖终结于此。对暴君,我只是一个敌人;对美德和美德的朋友们,我是一位朋友。”然后它又说道:“死亡暴君,终结于此。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书名,不是拙劣的模仿。

第十二章 (153)

第三个因素介入进来,终结了他与圣公会的关系。这就是那些讨厌的《撒都该文卷》,蒂姆就是无法对其置之不顾。柯尔斯滕已经去世了,他不再与柯尔斯滕有任何关系了,不再与神鬼之事有任何牵扯,他已经意识到神鬼之事的真正面目了,他把他所有的轻信全部集中在那个希伯来教派的文件上。

第十三章 (166)

以色列政府尽了一切可能迅速进行援救。他们出动了军队,动用了一切手段,但是新闻播音员知道蒂姆已经死于死海沙漠之中,因为你不可能活着从那里走出来,爬上悬崖又爬下山谷。你不可能活下来。他们最终确实找到了他的尸体。据现场的一位记者说,他跪在那里,似乎是在祈祷。

第十四章 (177)

“死亡和命运是不同的,”贝尔福特说,“他死去就是为

了逃避命运，因为他明白，他自己即将到来的命运比死在死海沙漠里要糟糕得多。这就是他寻找死亡的原因，而死亡正是他找到的东西。但是，我认为他找到了更好的东西。”

第十五章 (191)

比尔·伦德伯格是我们这些人当中第一个发疯的人，现在变成了我们当中最后一个发疯的人。唯一真正的问题是：我们能采取什么措施吗？这又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吗？

第十六章 (203)

从他的办公室出来——实际上我是被赶出来的——我在医院里四处逛着。我不知所措，我感到震惊和恐惧。恐惧，同时还很生气，主要是对我自己抽大麻生气。我抽大麻是因为我紧张，但伤害已经造成了。我心里想：很好，现在我失去了他们当中的最后一个人。

第一章

死亡已经把我毁了，不是施瑞·奎师那——人类的毁灭者，而是死亡，它毁灭了我的朋友。它把我的朋友一个一个挑出来，别人却都毫发无损。他妈的死亡，我想，你总是不放过我所爱的人。你利用他们的愚蠢战胜了他们。你利用愚蠢的人们，这可真是毫无仁慈之心。

贝尔福特在他宽敞的游艇上举办讲座，地点在索萨里托。要弄清楚我们到地球上来的目的，你得付出一百美元的代价。当然，你还能得到一份三明治，但是，那天我一点儿都不饿。约翰·列侬刚刚去世。我想我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地球上来：目的就是要明白，你深爱的东西最终会离你而去，不是由于刻意的安排，而可能是由于上苍的差错。

我把本田思域泊在计时停车位中，坐在车里听收音机。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着甲壳虫乐队的歌曲。我觉得自己又回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，还是杰斐逊·阿彻的妻子。

“五号门在哪里？”我问两个过路的嬉皮士。

他们没有回答我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听说了约翰·列侬的事儿。我也不知道阿拉伯神秘主义、伊斯兰教的苏非派以及埃德加·贝尔福特在伯克利的 KPFA 电台上每周一次的节目中探讨的东西究竟与有什么关系。苏非派的成员是一群非常快乐的人。他们的教义的核心是，上帝不是权力，不是智慧，也不是爱，而是美。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，犹太人和基督徒对此一无所知。我既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基督徒。我还在伯克利电报大街上的音乐商店工作。结婚时我和杰夫^①买了一栋房子，我还在努力付清房款。房子归我了，而杰夫一无所有。他就这个命。

^① 杰斐逊的昵称。

思维正常的人谁会关心阿拉伯神秘主义？我一边锁上我的本田车朝着一排小船走去，一边自言自语。尤其是天好的时候。不过，去他妈的。我开了一路车，终于到了。我驾车驶过了理查森桥，穿过了庸俗的里奇蒙，然后开过了冶炼厂。海湾非常漂亮。警察在理查森桥上掐着表，计算着你从支付过桥费到离开大桥至马林郡一端的时间。如果你过快进入马林郡，你就得支付巨额罚款。

以前我从来就没喜欢过甲壳虫乐队。杰夫买回来一张《橡皮灵魂》，我对他说这张唱片索然无味。当时我们俩的婚姻正在经历着危机，我记得那是从日复一日地听《米歇尔》这首歌开始的，似乎听了有十亿遍。那大概是1966年左右的事儿。湾区有很多人用甲壳虫乐队唱片发行的时间来记事儿。保罗·麦卡特尼的第一张独唱专辑是在我和杰夫分居的前一年推出的。现在，只要听到《特迪哥儿》，我就忍不住要流泪。那一年，我独自一个人住在我们的那栋房子里。不要这样，不要一个人住。最终，杰夫以反战活动为伴，而我则退避三舍，听起了KPFA电台播放的风格奇异的音乐，不过这些音乐还是忘记为妙。就这样，我开始收听埃德加·贝尔福特的讲座。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，声音很小，音调绘声绘色地反映出了他的大脑活动，每一次的satori^①都令他高兴得像个两岁的孩子。有证据表明，在整个湾区，我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。后来我的看法变了。KPFA电台开始在夜里播放贝尔福特的录音讲座，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会听。当你似睡未睡的时候，一切单调的声音你都会记得清清楚楚。曾经有好几个人给我解释说，1973年左右湾区播出的所有节目都加进了神的启示，几乎可以肯定是火星人的。我从贝尔福特的讲座中得到的启示似乎是：你实际上是一个好人，你不应该让别人来左右你的生活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越来越容易入睡了。我已经忘记了杰夫，忘记了杰夫去世时那盏熄灭了的灯，只是脑子里偶尔会记起一些事情，通常与大学路上的那家合作社有关。杰夫经常在合作社里和人打架，我觉得很滑稽。

此时，走在通往埃德加·贝尔福特舒适宽敞的游艇的跳板上，我意识到，我要用约翰·列依的遇害来记住我今天听的讲座，这两件事儿对我来

① 日本佛教禅宗用语，指内在直觉的觉悟、顿悟。

说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。开始明白事理竟然是通过这种方式,我想。赶快回家抽一支烟,不要再听这种懦弱的启蒙声音。这是枪支泛滥的时代,不管是否得到启蒙,你都无所作为,你只不过是一名拿到了加州大学文学学位的唱片店店员而已。“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……”有那么点儿意思。“何种猛兽……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?”一个姿态丑陋的怪物,整个世界的梦魇。我们曾经考过叶芝的作品,我得了一个A⁻。那时候我很不错。我可以整天坐在地板上,吃着奶酪,喝着山羊奶,构思着人世间最长的小说……我读过所有的鸿篇巨著。我是加州大学毕业的,我现在住在伯克利。我读过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但我现在一点儿都记不起来了。我从一扇门走进去,又从同一扇门走出来,就像俗语说的那样。我在图书馆里等着电子屏显示我的号码,表示我要借的书到了借书柜台。所有那些岁月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处。对许多人来说都是这样,这极有可能。

但是,这些岁月却作为美好的时光留在了我的记忆中。在那些日子里,我们比人们想象的要更精明,我们非常清楚要做什么:尼克松政府必须下台。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有一定的目的,时至今日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后悔过。现在,杰夫·阿彻已不在人世,约翰·列侬也走了。小路两旁躺着其他死去的人,好像一个巨大的物体从此处碾过了。苏非派相信上帝固有的美,或许这能让我高兴起来。也许这就是我此时此刻走在通往这艘豪华游艇的跳板上的原因:我完成了一项计划,在这项计划中,所有令人悲伤的死亡加在一起表示着某种意义,而不是毫无意义,所有这些都转变成了快乐。

一个干瘦的孩子拦住了我,他很像我们的朋友乔,那个瘾君子。他说:“票呢?”

“你是指这个东西吗?”我从钱夹里掏出一张印制的卡片,这是贝尔福特收到我的一百美金后寄给我的。在加州,你得花钱买启蒙,就像在超市里买青豆一样。我要四磅启蒙,我自言自语道。等等,最好要十磅,我真的快吃完了。

“到船尾。”干瘦的孩子说。

“祝你愉快。”我说。

人们第一次见到埃德加·贝尔福特时会说:他是修汽车变速器的。他身高约五英尺六英寸,块头巨大,你会以为他靠垃圾食品为生,主要是

汉堡包。他秃顶。在人类文明的这一时刻,在世界的这一地区,他的衣着全部错位。他身着一件长长的羊毛外套,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褐色裤子,一件蓝色棉布衬衫,但他的那双鞋看上去可不便宜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把他脖子上的那个东西叫做领带。也许有人试图吊死他,但他太重,拉断了绳索,于是他又继续忙着他自己的事儿。启蒙和生存总是共存于一体,我坐下来时这样想。椅子是一些廉价的折叠椅,上面已经稀稀拉拉地坐了几个人,大都是年轻人。我丈夫去世了,他父亲也去世了。他父亲的情妇吃了整整一罐巴比妥酸盐,躺在坟墓中,永远长眠着——这也是吃药的全部意义所在。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盘象棋:象^①死了,他用主教自主基金养着的金发碧眼的挪威女人也死了。一盘象棋,一场骗局。眼下的岁月真是不可思议,而那些岁月更是匪夷所思。

埃德加·贝尔福特站在前面,示意我们换一下座位,坐到前面去。如果我点一支烟的话,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。在一次《吠陀经》讲座后,我在高僧静修处点上了一支烟,我立刻成了众矢之的,肋条骨上受到了重重的一击。我惹恼了那些高尚的人。奇怪的是,高尚的人与普通人一样,也有生死。蒂莫西·阿彻主教拥有彻头彻尾的高尚情操,无论是按重量还是按大小算,但是,高尚却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。他和别人一样,躺在那里,躺在地下。精神上的东西就这么回事儿。追求就这么回事儿。他寻找耶稣,而且,寻找耶稣背后的东西:真正的真理。如果能够接受虚假,他现在可能还活在世上。这一点很值得人们深思。下层民众活在世上谈论虚假,因为他们能够接受虚假。他们没有湮灭在死海沙漠之中。当今时代最负盛名的主教上了大当,因为他错误地相信了耶稣。这是一个教训。因此,我也许得到了启蒙。我知道不应该对事情持怀疑态度,同时我也知道,如果我开车去荒无人烟之地,我不应该只带两瓶可口可乐,不要使用加油站里出售的地图,就好像仍然在旧金山市中心一样。这种地图用来查找朴次茅斯广场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,要用它来查找基督教的真正起源,那个2200多年以来不为世人所知的地方,就有问题了。

我要回家抽支烟,我对自己说。这是在浪费时间,从约翰·列侬死去的那一刻起,一切都是在浪费时间,包括哀悼。大斋期我已经不再哀

^① 英文中“象”和“主教”是同一个词。

悼……也就是说,我已经不再悲哀。

贝尔福特朝我们举了举手,开始讲课。我几乎没注意他说了些什么,或者说应该,我也没记住他说了些什么。我真是一头蠢猪,花一百美金来听这些东西。站在前面的这个人非常精明,因为他把钱拿到手了,而我们是给他送钱的。这就是判断聪明和愚蠢的方法:看谁付钱。这是我的专业。我应该给苏非派和基督徒,尤其是圣公会主教讲讲如何管理基金。蒂姆^①,先付我一百美金。想象一下称呼主教为“蒂姆”,就像称呼教皇为“乔治”,或者像《爱丽丝》中称呼壁虎为“比尔”一样。我记得比尔是从烟囱里下来的。记忆有点儿模糊,就像贝尔福特的演讲一样,很少有人注意,更没有人会记住。

“生命中的死亡,”贝尔福特说,“死亡中的生命,它们是两个极端,就像阴和阳,它们是隐含着一个连续体。两个面孔——一个整体,就像阿瑟·凯斯特勒说的。你们应该读一读《两面神》,二者相互融入对方之中,就像一支快乐的舞曲。这是主奎师那在我们体内并通过我们舞动,我们都是施瑞·奎师那。如果你们还记得,他是以时间的形式出现的,那是他真正的、无所不在的形式。他最终的形式是:人类的毁灭者,所有事物的毁灭者。”他对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笑了笑,带着一种荒谬的快乐。

我想,只有在湾区人们才会容忍这种无聊。一个两岁的孩子在给我们做讲座。上帝,这一切是多么愚蠢!我感觉到了我以前曾经有过的那种厌恶,也就是我们在伯克利培养出来的那种气愤的反感。杰夫沉迷于这种反感中,他的快乐就是对每一件琐事都发火,而我的快乐是忍受这种无聊的废话,而且还要付出金钱的代价。

我对死亡极度恐惧,我想。死亡已经把我毁了,不是施瑞·奎师那——人类的毁灭者,而是死亡,它毁灭了我的朋友。它把我的朋友一个一个挑出来,别人却都毫发无损。他妈的死亡,我想,你总是不放过我所爱的人。你利用他们的愚蠢战胜了他们。你利用愚蠢的人们,这可真是毫无仁慈之心。艾米莉·狄金森大谈“仁慈的死亡”,这全是狗屎。死亡是仁慈的,这种观点是非常可恶的。她从来没有看见过东海岸高速公路上六辆车追尾的场面。艺术就像神学一样,是经过精心包装的欺骗。楼

^① 蒂莫西的昵称。

下的人在打架,而我在参考书中寻找上帝。上帝,本体论的论证。本体论的现实反证,那就更好了。但是,参考书中没有列出这一条。反证愚蠢:本体主义与经验主义,古代与现代(参见常识)。如果当时有这一条,可能会有很大帮助。接受教育的麻烦之处就在于需要很长时间,它耗尽了你一生中的黄金时光,而当你完成学业后,你会发现,如果你从事银行业,你的收益会更丰厚。不知道银行家们是否会问这种问题,他们关心的是当天银行最低的贷款利率是多少。如果一个银行家到死海沙漠去的话,他很可能会带上照明手枪、餐盒、餐具箱和一把刀。他绝对不会随身携带着一个十字架,十字架展示着以前的愚蠢,专门用来提醒他。东海岸高速公路上的生命毁灭者也毁灭了我的希望。我们都没能逃过施瑞·奎师那的魔掌。祝你在其他行动中也有好运,只要这些行动在其他神的眼中也同样属于值得褒奖的范围。

我这是在假装,我想。这些激情全都是无聊的废话。由于长期混迹于湾区的知识分子圈里,我已经变得有点儿狭隘了。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:傲慢,而且让人难以琢磨。我不是一个个体的人,我是一个自我告诫的声音。更糟糕的是,我听到什么就说什么。进去的是垃圾(就像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们常说的),出来的还是垃圾。我应该站起来问贝尔福特先生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,然后,当他给出一个圆满的答案时便起身回家。这样他就胜了,而我也能离开这里。我们两个人各有所获。他不认识我,我不认识他,对我来说,他只是一个在说教的声音。这个说教的声音掠过我的脑海,我想,已经掠过了,而这仅仅是开始,这只是许许多多讲座中的第一个。说教式的废话……这好像是电视情景喜剧中阿彻家的仆人的名字。“说教,把你的黑屁股挪进来,你听见没有?”这个滑稽的小人此刻讲演的内容非常重要,他正在探讨施瑞·奎师那以及人如何死亡等问题。由于我个人的经历,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。我应该了解这个话题,因为我对它非常熟悉。几年前它就出现在我的生活中,而且会永远伴随着我。

我们曾经有一所老旧的小农舍。只要一使用烤面包机,电线就会短路。遇上下雨的天气,水就顺着厨房天花板上的灯泡往下滴。杰夫经常会往房顶上倒一罐沥青状的黑色东西以阻止漏雨。那时候我们买不起90号纸,而沥青却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我们的房子在德怀特路附近的圣

帕布洛大街,位于伯克利的平坦地区,和附近的其他房子没什么区别。住在这里的好处是我和杰夫可以步行到厄运餐馆去看弗来德·希尔。弗来德是克格勃特务(有人这么说),他在餐馆里负责调沙拉。他是餐馆的老板,有权决定谁的照片可以挂在餐馆里展览。弗来德几年前刚到镇上的时候,湾区所有的党员全都僵立在那里,主要是吓的。这是苏联刽子手在这一地区的出现带来的影响。他的出现同时也告诉你谁是党员,谁不是党员。死心塌地的党员们风声鹤唳,但其他人却都毫不在意。这就像末日审判法官把羊——忠诚的代表——从普通的动物中挑出来一样,只不过现在是羊在发抖。

对贫困的期盼在伯克利引起了普遍的激动,人们同时期盼着政治经济形势不断恶化,使国家陷于瘫痪。这是活跃分子的理论。让巨大的不幸降临,毁灭所有的人,不论是负责的还是不负责任的都将沉沦于失败之中。那时候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都完全疯狂了。疯狂是有文化的表现。比方说,如果不是疯子,你怎么会给自己的女儿起名叫高纳里尔。正如他们在加州大学英语系教我们的那样,对环球剧院的观众来说,疯狂是很滑稽的。但是,现在一点儿也不滑稽。在家里你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,但是,在这里,你不过是写了一本名为《芸芸众生》的深奥的书而已。真了不起,我想。在页边空白处的插图中,一个人在做着轻蔑的手势。为此,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,就像此刻的这个讲座一样。你会认为,过了这么长时间的穷日子,我会更明事理,会变得更聪明一些。我应该有自我保护的意识。

我是唯一一个了解加利福尼亚主教管区蒂莫西·阿彻主教、他的情妇、他的儿子——即我的丈夫,我们家名义上的房主和养家人——的人。应该有人——唉,如果没有人步他们几个人的后尘,那该多好。他们主动寻求死亡,就像帕西法尔那个十足的傻瓜一样。

第 二 章

听着蒂姆喋喋不休的述说，我意识到，实际上他犯的异教邪说罪是经过精心策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解引发庭审。至少他也是无意中这样做了。这是——引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——职业生涯中的一步妙着儿。

亲爱的简·马里恩：

在两天的时间里，有两个人——一位编辑朋友和一位作家朋友——向我推荐了《绿色封面》。他们说的话基本相同：如果要了解当代文学，我他妈的最好了解你的作品。把书买回来以后（他们说用做书名的那篇文章是最好的，应该先读），我意识到这篇文章是写蒂姆·阿彻的。我读了。突然之间他又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面前，我的朋友。这给我带来的不是快乐，而是剧痛。我无法写他，我不是作家，尽管我在加州大学主修的是英文。不过，作为练习，有一天我坐了下来，划拉出一篇我和蒂姆·阿彻之间的一场虚拟对白，想看看我是否有可能勾画出他的滔滔不绝和抑扬顿挫。我发现我可以做到，但是，对白就像蒂姆本人一样，已经失去了生命力。

有时候人们问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但是，由于我未入基督教，我平时很少碰到教堂的人，尽管我以前经常碰到。我丈夫是他儿子杰夫，因此我与蒂姆有一些私交，我们经常谈论神学。杰夫自杀的时候，我到旧金山机场去接蒂姆和柯尔斯滕，他们从英国回来做短暂停留。在英国，他们与《撒都该文卷》的官方翻译人员见了面，就在那个时候，蒂姆第一次开始相信基督是一个骗局，撒都该派才拥有真正的宗教。他问我他应该以何种方式将这一信息传达给教区内的全体教徒。这都是在圣塔芭芭拉之前的事儿。他把柯尔斯滕安置在城中腾德洛恩区一套简朴的公寓里。很少有人去他那儿，当然，我和杰夫可以去。我还记得杰夫第一次把我介绍给